

## 写给水阳江的颂辞(组诗)

●陈玉兴

序  
孜孜不倦，梦八百里皖江之浩荡  
江海津渡，卷起千重浪  
承扬子江畔潮汐  
不卑不亢  
于此诉说

一曲心潮，万千相思  
金柱关，临江塔下  
谁在呼唤？  
你的名字，叫  
——水阳江

点，横，竖  
1  
穿越崇山峻岭，聚百千溪流  
你携杭、徽二水  
一路  
古道悠悠

东津河、西津河  
中津河  
三河合一  
中河口处，引亢高歌

自此，多少人  
多少年，由此经南向北  
序梦，那一江春水

二百七十三千米  
出江河与入海  
绩溪，宁国，宣城，当涂，芜湖  
水泽五子地

俯仰间，满眼皆是辽阔柔情  
有跌落后的云波  
和浊浪之上，排空的  
那豪迈与野性

当然，也有俏皮和诡异  
还有，赤裸身体的  
羞涩与不安  
——欲说且休

2  
对这一切，我均习以为常  
我知道  
你是驾着云朵而来  
穿过了母系裙衫

我还知道  
——月光不在你的抒情词表里  
天空中的蓝，才是你  
馈赠的彩色来

河畔，与田螺姑娘  
都是神话和故事  
但保持虔诚和圣洁是必须的  
大雁向南飞

我试着沿水阳江的方向逆向而行  
此时，热情  
比力气更重要  
“横、竖”，不是可有可无

肩胛上的钙质，担天立地  
那些年，我的脚趾曾无数次  
亲吻过河床  
每一颗沙粒和石子

在我们并不魁梧的身子骨后面  
汗滴与天上的  
飞雪，结成了  
一颗颗，晶亮的星星

号子声与旗帜的猎猎作响声  
为我们父亲和母亲  
还有，我们自己  
唱一路赞歌

心在激越，血在燃烧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挺立的点  
——白日依山尽  
敢教日月换新天

3  
华阳河、宛溪河，在另一处着笔  
血管上增加了又一股劲流  
大河更加澎湃  
充满了张力

终公坝，江南“都江堰”  
千古石坝  
一路，从唐风中  
徐徐走过来

南漪湖，作为情感上的一种疏导  
在此处，极好地  
发挥了线下的节制作用  
皖南因此明媚

哦，忘不了  
那条江  
——那一道闸  
只有敬亭山  
一峰顶下，玉真公主回眸一笑  
万山齐鸣

山水，在这里竟如此温婉  
河渠沟网如织  
诗曰：行尽清溪日已暮  
云容山影水嵯峨

4  
请听，远处的长吟  
——放歌遣阳水  
牵江上石梁  
水从天上来，却在白云间  
何处有“沉鱼落雁”

丹阳湖水漾  
且问滩边长鹭  
——谁言诗客痴付情？

点、横、竖，归合于一条江  
听江人，向海而歌  
撇、捺、折钩  
1

西子眼睛一样的湖水里，东吴丁奉  
放缙，跑马，圈湖  
十万雄兵，奉旨  
吹皱一湖金钱水

盩甲折钩，耳朵在左边  
也在右边。风吹过来  
管家渡流出的水  
清激于撇捺

长戟划开了一丛逐波的水草  
雁飞鱼跃，于马蹄下归顺  
龙溪塔为证  
——水阳江上才百里

金钱湖，金宝圩  
不再只是传说……  
2  
一城望远  
渡口处  
——有君为画我为诗

从水中来，又迁水中回  
三水一江  
固城湖，南漪湖，襄公河

2000年，水阳江  
梁设道县治  
“古丹阳湖”，旧貌换新颜

无需斧凿石门  
——一切风雨兼程中  
多少次，我在梦里骑云欲去？

惊天地，泣鬼神  
道阻且长  
七十五年，弹指一挥间

3  
两千年，只争朝夕  
一曲《水阳谣》  
——皆不是旧时词

三十万亩良田，三十万亩粮仓  
丁奉的剑，划不开  
青山柳

港口湾水库，“南漪湖”节制闸  
芜申运河，“水阳江”船闸  
行太湖，逐歌于江海

从此  
一江向东去  
蒙隶南北

4  
水逐白浪，万重千叠  
一枚枚心跳的动词，旋转  
岸边，昨日青石板上四声部的故事

此刻，于水阳江畔  
新时代征歌  
是我唯一的独白

撇、捺、折钩  
尽在图画中……

行草，江鸥掠起的新歌  
1  
一群江鸥，飞起  
落下。又一群  
飞起，掠开一行行草的弧线  
唱一路赞歌

一队队铁船，犁开鳊尾的花朵  
绽出久违的白  
它们呈雁阵状集体炫舞

2  
芦丛处，一只白鹭  
正与鹤，对视  
默默不语

而我却做不到无动于衷  
留白处，“水阳江船闸”流出的水  
轻盈而澎湃

它们，与我一样  
不再内敛于心  
行草中，折钩出另一番寓意

3  
襄公河，携青山河水而下  
相汇于，青弋江处  
或折转，或迂回

哦，忘不了  
那条江  
——那一道闸

当涂、芜湖，苏水、浙水、申湖  
煽情，或是走笔  
它们都将奔入江海之中

孜孜不倦，挥手間  
又几只江鸥掠起  
羽影下，扇开又一页画面

4  
此刻，我是水阳江中  
一朵最小的浪花  
万千相思

奔向大海  
……

## 副刊

的毛病就是抢板，节奏不稳，音准、音色都没有问题。”哇！这么严格的老师，我可是第一次跟琴啊，心里有些怯怯，唱起来就更走调了。往往是琴师拉着拉着突然嘎然而止：“这里注意要慢下来，注意过门……你节奏不稳，就好像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一样两边倒，”唱腔情绪不对了，又被批评：“这里表现的是情郎要离开时女子难舍难分的场面，要唱得悲悲切切，你唱得倒好象巴不得他走快点一样，没有投入感情……重来一遍！”呵呵，原来每一个艺术的门槛都是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不可马虎随意的。我懂了，为什么梨园行当拜师学艺都一直传承着三拜九磕的庄严仪式，这是对艺术的敬重，不可亵渎。无论是爱好还是专攻，都要有以恭敬待之。

多年以后我离开了家乡，因着自始至终对黄梅戏的热爱，我喜欢随时随地哼唱几句，当然我算不上位合格的戏迷，真正的戏迷票友是全心投入、把戏曲爱好做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令人敬佩有嘉。每次回家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就是家乡随处飘唱着的黄梅戏，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与黄梅戏有关的人或事，于是约上几个好友，只须听着弦乐声，黄梅飘扬，便可见到县城的各个休闲场地都有好几班乐队分布在路边或草坪上拉开阵势。胡琴、锣鼓、竹板、乐谱、音响一应俱全，大拨大拨的男女老少们都汇聚在这里，唱戏的，听戏的，凑热闹的，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也有络绎不绝来来往往的人群，或悠闲散步，或疾走锻炼，或驻足观赏，会唱几曲的便停下来拿起话筒吼上几嗓子，唱完再继续锻炼。最认真执着的要数那几位伴奏的琴师们了，他们会根据演唱者的声音特点和曲调来调音拉弦，往往是眯缝着双眼，摇头晃脑，一丝不苟，力求完美，沉醉其中。黄梅戏这株具有乡土气息的艺术瑰宝已完全融入到了百姓的生活。

近几年来，县黄梅戏剧团也佳音频传，从网络平台，抖音直播经常会欣赏到他们精彩的表演，也看到了更多年轻演员们的戏曲形象，他们不辞辛苦送戏下乡，并多次到外地城市展演，有力的传承和发扬了黄梅戏艺术，县城黄梅戏的生命力正蓬勃发展，散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讲不完的黄梅故事，这就是在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一座小小的县城，满城都是热爱黄梅戏的人。听不完，看不够，舞榭歌台杂场戏楼，春社乡戏满街头，平词花腔黄梅调，水衫衫舞悠悠，曲也乡音词也乡音调依久，演尽那大千世界千姿百态，真假美丑，时尚潮流……

期待我家乡的黄梅戏前景更加美好，喜爱黄梅戏，我依然是忠实的戏迷！

力太大，不愿在这上面花时间，故而收上来的作品自是极少，且根本要推翻重来，这事也就只能指望同行行了。事虽不谐，但江老师的信任和期待还是再次催动了我那念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与同样热爱古诗词的王中华老师在办公室里切磋琢磨，渐渐熟知尽可能避开各种禁忌，比如挤韵、撞韵、平头、合掌等。

现在退休了，在引带幼孙中偷闲看点什么，写点什么，记点什么，都是古诗词或与之相关的内容。半是打发光阴，半是将来给他们留点什么，觉得更加充实。此外，就是学点什么，我也像年轻人那样看看手机，只是我关注的多是方家和朋友圈中诗词内容，虚心学习，学过之后就会有所触动有所刺激，于是练笔，不断提升自己。慢慢按照激发→意念→孕育→表达这个过程来准备，在不断练笔活脑中，我觉得，灵魂是先天的，意境是自己的，而技巧是可以师承的。

现在我虽然到了讲波折、讲悬念、知词性、重炼意这一站台，然而，却无法跟郝老先生分享我在这条路上成长的喜悦和体会，也无法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因为老先生于2021年辞世，享年96。未来路正长，在无际无涯的诗词世界里，我仍需不断求索，破浪前行。要想让自己的带点诗性的话，唯有这样，才首先对得起我的诗性人生的引路人——郝晓昌先生。

无论我到达哪一站哪一亭，我都永远怀念我三十九岁的父亲一般的忘年交——郝晓昌先生。

迷团队也应运而生。本着一贯对家乡黄梅戏的钟爱，我于闲庭信步中寻访到那慕名已久的戏曲俱乐部，穿过夜市正喧的小北门步行街以及日间繁华的雷池菜市场，仿佛穿过时光隧道，由现代转回去，由彩色褪回黑白，白天那个快捷的市场已经睡去，在转角一条窄小的巷道里，一个悠扬的戏曲天地在醒来，只须循声而至，我便来到这家黄梅戏俱乐部。

小小的院落，简陋的民房，室内几乎没有什么家俱陈设，唯一特色便是那硕大的音响，和各种乐器。有竹笛、笙管、板胡、二胡、竹板等等，那都是爱好者自行购置的家什。音响上方悬挂着一幅女主人参赛的大型剧照，并摆放着电视台颁发的荣誉证书，女主人曾经参加过黄梅戏迷大赛并获了奖，安庆《黄梅阁》栏目授予了他们戏迷分部证书，这便是戏迷俱乐部的象征。主人公是一对热爱黄梅戏的老年夫妇——胡老师和陈老师，他们不仅对各种黄梅戏唱段信手拈来，而且精通各类乐器，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真可谓唱吗天随，琴瑟谐和。夫妇俩的生活主题除了黄梅戏还是黄梅戏，他们对黄梅戏的执着追求与酷热程度影响了当地一大批戏迷。正是这种对黄梅戏的生活主题除了黄梅戏的大多数中国戏曲一样，进入了低迷期。

我的到来自然也得到了主人的热情欢迎，主人笑容可掬，亲切友好地接纳着每一位新加入者。黄梅戏的流风彩韵主要来源于田园山野，根植于群众生活的丰富土壤之中。来这里练唱的大多是普通民众，甚至有许多几里之外的城郊村民也不顾路途遥远，纷至沓来，他们个个都能哼得几曲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甚至有人能把整个戏文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唱得字正腔圆。真是“家乡好，家乡美，家乡处处唱黄梅啊……”

尽管平日里我也喜欢随意唱上几曲，也得到过朋友们的喝彩，还自鸣得意，到了这里方知高手如云，原来我的唱腔没有经过规范指点，竟是破绽百出，琴师们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严格的点评：“你

## 我爱家乡的黄梅戏

●陈虹

在戏台上，缤纷的色彩、飘逸的衣裾，当时演的是《薛丁山三请樊梨花》，眼花缭乱的唱念做打、婉转清新的天籁曲调让我如醉如痴。

唱戏期间奶奶也有恩准我们去一看一两场的时候，于是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住在我家唱戏的哥哥姐姐会把我们姐妹俩直接带到后台，当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虚荣的优越感，这些唱戏的哥哥姐姐们简直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明星啊，也只有我们姐妹俩才能享受这般高级粉丝的优厚待遇吧！后来几年，县剧团又多次到我们乡演出，对于在一个音乐匮乏的少年时代，黄梅戏充满了无穷的魅力，让我从此深深爱上你！

记忆中的黄梅戏艺术在经过一度繁荣盛之后也受到了经济改革浪潮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嬗变过程中，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也处于艰难求存的挣扎状态，黄梅戏也和大多数中国传统戏曲一样，进入了低迷期。

长大以后我的家住在县城里，世间的情缘就是这么奇妙，我老公的大姐就是当年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也就是当年到我们乡镇唱戏的那些神仙姐姐中的一员。后来戏曲的低迷期使剧团无法生存，大部分演员们都离开了剧团自谋生路，大姐也从此离开了黄梅戏舞台，和她一起离开的还有那一批的大多数同事。机缘巧合，有次我和大姐在街上偶遇了一位她以前一起唱戏的同事，老同行重逢分外亲热，说不完的往事，聊不完的家常，意犹未尽，大家都坐将下来，畅叙那些年的黄梅戏以及她们的黄梅戏姐妹们……

“某某离开剧团后开起了歌舞厅，穷则思变，她倒是赶上时代潮流了……”

“某某因家里有机遇去了芜湖，听说现在当戏曲老师在教唱黄梅戏……”

“某某进了一家企业上班，后来又下岗了……”

……

我一边听着她们数说着一个个曾经很熟悉的名字，记忆中的一个个舞台形象便跃然脑海。

所幸在九十年代，黄梅戏再度回归，特别是热爱黄梅戏的民间群体都喜欢在茶余饭后拉起胡琴唱起来，悠扬悦耳的黄梅调如田园山野之风四处飘着，各类戏

## 我与古诗

●吴结应

是一些退休的热爱古诗词的文化人，年轻人几乎无人涉足，因为那个时候获得及传授文化知识和写作技能依靠的是书本和老师，不是像现在绝大多数人可以借助各种工具——手机和电脑。再说普通人极少有什么手机和电脑，即使拥有，古诗词写作检测软件恐怕也没有开发出来，更别说相关平台。所以即使有不甘不快之欲望，想写点什么，又怕贻笑大方，更怕误人子弟。

所幸，我有早已遇见的我最好的忘年交同事——郝晓昌老师，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在《安徽日报》社工作时受“飓风集团”案件影响，被打成右派，回乡务农，兼做郎中，平反后本可以回合肥原单位，但他选择留在家乡，后入职鸭滩中学。我知道他有古诗词写作功底和作品，有一次闲谈时我说了想法——为了更好地配合教学，最好老师也要有创作体验。结合他心会的作品，先是认真地慢读一遍，再春风和煦告诉我韵脚、白脚、平仄、粘连等，估计他怕我一下子消化不了那么多，就让我把他的集子带回家去看。当时，他讲他作品时，还特意毫不保留地说出部分作品的背景，由此我也就知道了老先生的那段罗曼蒂克的过去。从他的轻缓悠长的叙述语调和迷离朦胧神情中，除了潜意识地感觉并非全是像大学老师传播——马克思说过，“愤怒出诗人”。(后来又听说原话是“愤怒出诗作”，是古罗马一位诗人说的)但“生活是艺术之源”是绝对的真理，我更多的是分明感受得到他的那段时光的美好以及对美好的回味，到现在我似乎还能听到他陷入回忆时忘情而又理性的笑声。

在郝老先生的启蒙和鼓励下，我尝试着写最简单的。那时认为最简单的有五绝或七绝，因为字少句少。现在觉得字越少表达越难，在有限之中尽可能表达无限，能简单得了么？何况还要讲起承转合等。终于，我把自已认为最满意的《咏梅》(见文末附)怯怯地拿出来请“老先生”请“前辈”斧正！他审视吟诵之后，不知是他深知我的心境，还是触及了他的灵魂深处，他当即予以认可并予勉励。我心里自然高兴，深深谢过之后，觉得心里的种子终于在春风中冒芽了。也可能是性急，也可能是渴望，后来又写了几种形式绝句，还没悟透，就又模拟填词，胃口太大，消化不良，终至畏畏缩缩。所以，后来郝老先生邀我入香茗山

当即便有了某种念头——创作。当然，也许是其时的身身心俱疲，希求有另一世界另一家园可以承载我的一切负面的东西，重新找到一些乐趣，有所寄托。

但我知道，鉴赏和创作是两码事，一是看门道，一是让人看门道，说人容易做人难，后者显然难很多。万事开头难，难在入门。于是一面托一位学生在大城市替我购买古诗押韵方面的书，一面根据大学教材和中学课本中自己最熟悉的古诗揣摩平仄，甚至翻出自己在1984年购买的《中原音韵》，但看了音系“帮、滂、端、泥”后便似乎一头雾水，觉得很难深究，重在讲语音的变化及发展的，而不是觉得它其实是一本难得的韵书，真的是有眼不识和氏璧。那时写近体诗的人寥寥无几，(不像现在全国有近百万)并且多



燃烧 彭霖 摄